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两手并用

正确定位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

陈人江 ◎ 著

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府与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

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与教训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之道

构建新政府与市场关系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两手并用

正确定位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

陈人江 ©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手并用：正确定位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 /
陈人江著.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50-1790-7

I. ①两… II. ①陈… III. ①行政干预—市场经济—
研究—中国 IV. ①F1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6215号

书 名 两手并用：正确定位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

著 者 陈人江

责任编辑 徐铁忠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 100089)

电 话 (010) 68920640 68929037

编 辑 部 (010) 689288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3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50-1790-7

定 价 36.00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编委会

总主编 陈宝生

副主编 马建堂 杨克勤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怀德 王满传 邓纯东 刘 峰

刘建飞 吴 江 邹东涛 张小劲

张文魁 张占斌 张仲宇 张春生

陈炎兵 邵景均 侯少文 郭建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

目录 CONTENTS

两手并用

正确定位与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

| 第一章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可以是 市场经济 / 1

第一节 消灭市场：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经济思想 / 2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2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与缺陷 / 5

三、社会主义社会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 / 8

第二节 有限市场：苏联、东欧的探索 / 11

一、列宁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思想 / 12

二、斯大林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思想 / 15

三、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府与市场理论 / 18

四、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府与市场理论 / 22

五、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 25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破 / 28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 2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 / 35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 39

| 第二章 | 两手并用：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41

第一节 反对市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 42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府与市场 / 42

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 47

三、中央计划经济的成就与缺陷 / 50

第二节 反对政府：新自由主义的实践 / 56

一、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和本质 / 56

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 / 61

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府与市场 / 67

第三节 两手并用：成功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 72

一、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 / 72

二、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 / 80

三、资本主义后发国家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86

| 第三章 | 发展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的活力之源 / 92

第一节 探索市场经济之路 / 93

- 一、改革之初：市场复归 / 93
- 二、改革推进：市场取向渐强 / 98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基础地位确立 / 102

第二节 发展市场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 / 107

- 一、市场提高了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 / 108
- 二、市场提高了微观经济效率 / 111
- 三、市场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 116
- 四、市场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 122

第三节 发展市场提升了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 地位和影响力 / 127

- 一、促使中国参与世界经济 / 128
- 二、有利于中国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学习和吸收 / 134
- 三、提高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 137

| 第四章 | 政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健康之道 / 143

第一节 从“计划”到“政府” / 143

- 一、中央计划经济与政府干预型经济的区别 / 144

二、政府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 / 148

三、政府微观管理方式上的变化 / 152

第二节 政府干预保障了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 / 156

一、转型国家的特殊性 / 157

二、政府培育了市场主体 / 161

三、政府推动了市场体系的建立 / 166

四、政府促进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全 / 170

第三节 政府干预保障了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 174

一、政府保证了公共物品的供给 / 174

二、政府干预确保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 179

三、政府引导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 184

第四节 政府干预保障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改善 / 188

一、政府推动了贫富差距状况的改善 / 189

二、政府推动了生态环境的改善 / 193

三、政府有效维护了公共安全 / 197

| 第五章 | 两手都要强：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职能 / 202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与市场职能探索 / 20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职能定位的基础 / 203

二、政府与市场职能定位：改革开放以来的认识 / 207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政府与市场双强模式 / 212

第二节 新时期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 218

一、全球经济变革时代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 / 218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任务 / 223

三、构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227

| 结 语 | “中国道路”展望中的政府与市场 / 233

| 第一章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可以是市场经济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两个内在的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二是中国国情的现实依据。就我国国情而言，它属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的组成部分，通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比照，可以反映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的世界历史共性和自身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重要探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内容之一。因此，这不但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尺度中来衡量和定位，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包括其中所蕴含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视角下来进行探讨和把握，而这同样离不开对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国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追溯。

第一节 消灭市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经济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一向很谨慎，但众所周知，他们还是很明确地表达了其设想的基本轮廓：共产主义是个“四无社会”，即无阶级、无剥削、无国家、无商品货币关系。假如借用列宁的说法，取“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之义的话^[1]，那么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定，显而易见，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是不存在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商品生产和与之相联系的价值、价格、货币、市场在未来社会的消亡，不是出自纯粹的空想和无端的思维创造，而是经过科学的理论分析和从对现实的批判中引申出来的逻辑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商品生产与市场关系的诸多论述，充分论证了这一必然性。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使用过“市场经济”这一术语，但他们经常使用的“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也相当于“市场”、“市场经济关系”之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前提是分工和私有制。原始社会末期，为直接生产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瓦解，共同的社会生产分解为一个个相互分离的私人生产者，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工，社会产品也不再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而是分别由不同私人生产者占有，成为私人的产品。分工和私有制使得生产者的劳动之间要进行商品交换，互通有无，从而通过交换关系相互联系起来。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交换双方彼此尊重

[1] 之所以特地提到列宁的说法，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一词当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已出现多义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从未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明确联系起来。将二者等同的第一人是列宁，而后来的现实社会主义也都沿用的是列宁的概念本义。

和承认对方的所有权，实行等价交换。自原始社会解体后，简单商品经济就一直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它的特点是：生产以个体自身的劳动为基础，为买而生产，因此商品交换的范围较为狭隘，商品交换关系也并未普遍化，只是占当时社会总的经济关系当中的一小部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如同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神秘，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由小生产所主导的简单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

商品生产的普遍发展必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道，商品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商品实体上的凝结。在私有制社会，私人劳动不能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存在，而要通过交换，使私人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转化为价值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才能表现出社会劳动的性质。另一方面，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商品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不能自我表现，只有以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中介才能表现出来，这另一种商品就是被表现商品的等价形式。货币的出现，则意味着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商品固定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货币因而成为一切商品价值的代表和化身，成为一般的价值符号。“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也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的形式的萌芽。”^[1]当商品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最重要的结果是导致了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在不断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中，如果以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的价值规律作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基本规律，必定会产生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一些人会逐渐积蓄起一小部分货币，并用它来继续扩大生产，从而带来更多的货币财富，另一些人相反，会由于自身或外在的不利条件逐渐破产。经过多年的积累，一些人富了，另一些人则陷入赤贫，从而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而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页。

无疑标志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1] 换言之，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的产物，是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发挥支配性作用的结果，因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蒲鲁东、杜林这样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企图在保留商品生产、货币关系和让价值规律发挥基础作用的条件下消除资本主义的剥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规律正是由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发展而来的，资本与劳动力相交换，同样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交流形式，“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2] 马克思辛辣地讽刺道：“蒲鲁东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想以此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3] 恩格斯也指出，杜林空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公社企图保存金属货币，那么在外部的世界市场贵金属仍然执行货币职能的情况下，只会在公社内部激发出储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地、独立地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使积累的个人财富增值的动机”，最后会重新在公社内产生出新的剥削关系。“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

[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页。

[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678页。

[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8页。

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1]而杜林将价值规律上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他也就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活动。“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2]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与缺陷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市场经济取代封闭、狭隘的小生产，取代封建专制社会的自然经济，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通过竞争和价格规律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的分配，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快速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具有内在的重大缺陷。市场经济下的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每一个生产者都是分散、孤立的，他们“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4]市场对生产的调节是通过价格信号来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27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页。

实现的，“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1]这样一来，市场的调节就具有盲目性、滞后性，人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也是在事后，通过经验积累才逐渐把握。由此，市场经济不仅会造成社会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和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过剩，它是以极端的方式强制性地毁灭掉多余的生产力，将失衡的经济关系重新纠正回来。“从商品生产以世界市场的范围来进行之后，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要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是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2]市场的范围越广，危机的波及面就越大。此外，市场经济还造成了贫富的两极分化。正如马克思说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失灵的集中表现和结果。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商品的二重性——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内在矛盾，使得货币作为中介出现，导致买和卖分离，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空间与时间上的断层，其中已经蕴含着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普遍化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也达到最大化，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方面，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了；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仍然归私人所有，而且在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下，生产资料和社会劳动成果日益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这就使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开始转向必然性。最后，使经济危机变为现实性的机制是：从积累动力上看，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首先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了生产不顾市场的界限扩大化的趋向。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6页。

[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页。

剩余劳动，资本家必然要力图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从而将工人的消费能力始终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消费能力相对狭小的矛盾，当生产普遍超过了劳动群众有消费能力的需求，“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从组织形式上看，商品经济中各个独立、分散的生产者是通过交换关系相互结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使得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性日益增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由此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从推动机制上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信用充当交换的媒介，促进和加速交换的进行，有助于平衡或缓和市场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然而与此同时，信用也推动了经济危机的成熟和加深：信用帮助生产不断打破市场的界限，增加生产的膨胀能力，进一步扭曲价格信号，从而加剧了生产的过剩；信用使生产脱离了所有权，出现了资本的社会化和虚拟化，利润采取了纯粹的资本利息的形式，从而加剧了商业投机；信用以强力剥夺许多中小资本家的方式，将巨大的生产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从而加剧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总而言之，信用使资本主义的一切主要矛盾发展到了极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占据社会经济意识的主导地位，而现实中垄断也远未成为经济生活的基础，但他们已经深刻地预见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内在地要求国家的干预和对经济生活的领导。马克思认为，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经济以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的自发调节为基础，是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但恰恰是作为市场经济要素之一的自由竞争本身导致了垄断，尤其是在信用制度的作用下，垄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加速形成和程度加深，使国家干预生产成为必需。此外，生产力的社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会化日益超出了私人资本所能承担的界限，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或公共服务从一开始就排斥以私人占有和私人利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因此，国家不得不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了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来阐明资本主义市场问题和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对他们来说，国家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对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来说根本于事无补。因为，无论是资本的社会化（通过股份公司），还是经济国有化，都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起来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1]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本质上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社会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明确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取而代之的是有计划的生产，用我们今天的术语说，就是未来社会不实行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例如，《共产党宣言》里提出“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道，“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马克思认为，“设想在交换价值，在货币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监督，那是再错误再荒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62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